

胡林翼集

五

读史兵略续编

整理标点 胡 遂
邓立勋
胡渐逵
责任编辑 唐浩明
封面设计 胡 颖

胡林翼集（全五册）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9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7.50

字数：3,660,000 印数：1—1,300

ISBN 7-80520-869-7
G·128 定价：28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序

古今运会，迁变无常，盛衰兴废之机，与人事之措施相感召，每历一代，其世界之草昧与气象之文明，必视承流开化者敷布若何，而后人事默为之应。盖人事者，所以操纵时宜，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中天之治，四岳、十二牧雍容揖让，喜起明良，蔚成勋华之治，虽以揖让合德，而导扬休美，仍不能不重人才。迨汤、武征诛，而南巢之用兵，牧野之誓战，始讲攻守之法，故商、周开国，后世尚论者，以为从阪泉、涿鹿取法而来，虽似以暴易仁，而其平治天下，奠安百姓之心，则尧、舜、汤、武，先后同揆，诚以运会所遇，既然，自不能再守唐、虞腐局也。自是而后，让德日漓，非用武不足济变，故自春秋、战国，历炎汉、魏、晋、六朝、唐、五代、宋、元、明以至今日，凡王者承统，皆以兵革之利威天下，此非故事黷武，亦不得已之苦衷也。

然而御侮干城，操纵虽在一人，而师济则在众职。自古来名臣名将，翼虎从龙，或以智谋显，或以勇略闻，史册所书，浩如烟海。后之读书稽古者，往往神游心领，想见运筹制胜之方，不啻身在局中，观其决策，惟二十四史卷帙甚繁，披览之余，不能尽得其要领。近日谈兵家，欲以古人之方略，证今人之事功，考据典章，殊嫌散漫，或谓兵法汗牛充栋，《汉书·艺文志》所载兵书五十三家，图四十三卷，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八门。张良、韩信，亦合纂兵法五十三家，任宏编兵书四种。元丰中，以《六韬》、孙子、吴子、

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繚子、李卫公《问对》为兵要七书，其专集，如魏无忌二十一篇，登坛必究，五垒图青，囊括太公阴谋，三军水鉴，兵家月令，佐国玄机，兵家正史，纪要新编等，皆取精用宏，大可供好学深思之助，何必杂取史书所载，反致驳而不纯哉！不知专事一家者，学业之精审也；广搜众说者，识见之宏通也，所不足者，史传所详，兵略并无专本。

今国家外交内治，兵事亟须讲求，士子养气读书，虽未必皆投笔从戎，亦沾沾以武功自喜。其平日居今稽古，讨论经济，安不忘危，辄述往古将才，若者善于防边，若者善于靖内，甚至风檐对策，振笔谈兵，历历如数家珍，以自矜其淹博，一物不知，引以为耻，亦士人好名之病，有以致之也。益阳胡文忠公向有《读史兵略》一书，皆取古人之节义忠贞、娴于经略者，自春秋以至有明，与绩学之儒，节录若干卷，经始于咸丰九年，十年冬，全书告成，在武昌官署先刻十二卷，一时四海风行，不胫而走。其自宋至明，凡十卷，尚未刊行，而文忠已没于王事。独山莫友芝孝廉，时在分辑之列，守缺抱残，手钞未刊之十册，详校而编分之。今友人觅得原编稿本，排印成书，问序于余。余按：前编自叙云：“天下之治，常肇于忧勤，而其乱也，皆由于逸乐。”公以一代名臣大儒，恳挚忠勤，以天下为己任，其所识拔者，皆名世之选，则是书之成，其兴顽庸钝，望天下有治而无乱，所以励忧勤而戒逸乐，用意之深，非徒发潜阐幽，以编辑供后学之矧订者。吾知续集一出，更将如景星庆云，先睹为快，而后之学者，咸得师法，而导聪明，作忠义，其益岂浅鲜哉！

光绪二十有六年庚子花朝后三日德清俞樾序

關此之憂甚大而苦難達句病好矣王妻
 常已殞程年已三十餘矣為子世事一無
 所知此人方分極低兄為未進輩頃二月十
 九日乃可收接進衙門不知
 皇上仍友進朝召見終為未征耳
 辭
 甘王說善善好人亦實苦
 力大不能抽閑上右

詞林翼手迹之七

郊原雨初霽
春物有餘妍
古寺滿修竹
林間杜鵑睡
柳花墮目眩
山櫻然西窗
病客危坐看香
煙行歌白雲嶺

读史兵略续编目录

序.....	俞樾(1)
卷一 宋纪·太祖·太宗·真宗.....	(1)
卷二 宋纪·仁宗·英宗·神宗.....	(126)
卷三 宋纪·哲宗·徽宗·钦宗·高宗.....	(223)
卷四 宋纪·高宗.....	(326)
卷五 宋纪·高宗·孝宗.....	(426)
卷六 宋纪·孝宗·光宗·宁宗·理宗.....	(501)
卷七 宋纪·理宗·度宗·帝昀.....	(587)
卷八 元纪·世祖·成宗·仁宗·泰定帝·顺帝.....	(672)
卷九 明纪·太祖·惠帝·成祖·宣宗·英宗·景帝·英 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	(775)
卷十 明纪·神宗·熹宗·庄烈帝.....	(893)

读史兵略续编卷一

宋纪·太祖·太宗·真宗

太祖建隆元年

夏四月，帝加周昭义军节度使太原李筠中书令。使者至潞州，筠即欲拒命，左右切谏。乃延使者，置酒张乐，旋取周祖画像悬厅壁，涕泣不已。宾佐惶惧，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常，幸毋怪。”北汉主钧闻之，乃以蜡书结筠同举兵。筠长子守节泣谏，筠不听。

帝手诏慰抚，且召守节为皇城使。筠遂遣守节入朝伺动静，帝迎谓曰：“太子，汝何故来？”守节矍然，头击地曰：“陛下何此言？必有谗人间臣父也。”帝曰：“吾闻汝数谏，汝父不听，故遣汝来，欲吾杀汝耳。汝归语汝父：我未为天子时，任自为之；我既为天子，汝独不能小让我耶？”守节驰归告筠，筠遂令幕府为檄数帝罪，执监军周光逊等，遣牙将刘继冲等送北汉纳款求援，又遣兵袭泽

州，杀刺史张福，据其城。

从事闾丘仲卿说筠曰：“公孤军举事，其势甚危，虽倚河东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锐，难与争锋。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塞虎牢，据洛邑，东向而争天下，计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将，与世宗义同兄弟，禁卫之士，皆吾旧人，闻吾至，必倒戈归我，何患不济乎！”不用其计。

枢密使吴廷祚言于帝曰：“潞州岩险，贼若固守，未可以岁月破。然李筠素骄易无谋，宜速引兵击之。”乃遣石守信、高怀德率前军进讨。帝敕守信等曰：“勿纵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

帝召三司使清河张美调兵食。美言：“怀州刺史大名马令琮，度李筠必反，日夜储待以待王师。”帝亟令授令琮团练使。宰相范质曰：“大军北伐，藉令琮供亿，不可移他郡。”遂升怀州为团练，以令琮充使。

○昭义、泽、潞，军名。下太行，则出险之夷，不易收拾。

五月，庚子，命宣徽南院使咎居润赴澶州，镇宁节度使慕容延钊、彰德军留后王全斌，率兵由东路与石守信、高怀德会。

辛丑，以洺州团练使郭进为本州防御使，兼西山巡检，备北汉也。

北汉主遣内园使李弼以诏书、金帛、善马赐李筠，筠复遣刘继冲诣晋阳，请北汉主举军南下，己为前导。北汉主遣使请兵于辽，辽师未集，继冲述筠意，请无用契丹兵。北汉主即日大阅，倾国自将出团柏谷。群臣伐之汾水，左仆射赵华谏曰：“李筠举事轻易，事必无成，陛下扫境内赴之，臣未见其可也。”北汉主不听。

行至太平驿，筠身率官属迎谒，北汉主命筠赞拜不名，坐于宰相卫融之上，封西平王。筠见北汉主仪卫寡弱，内甚悔之，又自言受周氏恩不忍负。而北汉主与周世仇，闻筠言，亦不悦。筠将还，北汉主遣宣徽使卢赞监其军，筠心益不平。赞尝见筠计事，筠不应，赞怒，拂衣起。北汉主闻赞与筠有隙，遣卫融诣军中和解之。

筠留其长子守节守上党，而自率众三万南出。癸卯，石守信等破之于长平，又攻拔其大会寨。

甲辰，诏夺李筠官爵。

丁巳，诏亲征。

己未，帝发大梁；壬戌，次荥阳。西京留守河内向拱劝帝：“济河，逾太行，乘贼未集而击之。稽留浹旬，则其锋益炽矣。”枢密直学士赵普亦言：“贼意国家新造，未能出征；若倍道兼行，掩其不备，可一战而克。”帝纳其言。丁卯，石守信、高怀德破李筠军三万余于泽州南，获北汉河阳节度使范守图，杀卢赞。筠遁入泽州，婴城自固。

是月，永安节度使云中折德晟破北汉沙石寨，斩首五百级。

六月，己巳朔，帝至泽州，督军攻城，逾旬不下。帝召控鹤左厢都指挥使马全义问计，全义请并力急攻，遂率敢死士先登，飞矢贯臂，全义拔镞进战，帝亲率卫兵继之。辛巳，克其城。李筠赴火死，获卫融。

乙酉，进攻潞州；丁亥，筠子守节以城降，赦之。升单州为团练，用守节为使。是日，帝入潞州，宴从官于行宫。

大赦。免附潞三十里今年田租，录陈歿将校子孙，丁夫给复

三年。

李筠性虽暴，事母甚孝。每怒，将杀人，母屏风后呼筠，即趋至，母曰：“闻将杀人，可免乎？为吾曹增福耳。”筠遽释之。

北汉主闻筠败，自太平驿遁还晋阳，谓赵华曰：“李筠无状，卒如卿言，吾幸全师以归，但恨失卫融、卢赞耳！”

辽师闻潞州破，不果出。

○澶州镇宁军，今开州也。相州彰德军，今彰德府。团柏谷在祁县。太平驿在长治县西北。长平、大会，俱在高平县西北。

初，卫融被执，帝诘融曰：“汝教刘钧助李筠反，何也？”融对曰：“犬吠非其主，臣诚不忍负刘氏。”且云：“陛下纵不杀臣，臣必不为陛下用。”帝怒，命左右以铁挝击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释之，以良药敷其疮，因使致书北汉主，求周光逊等，纳款，归融太原；北汉主不报。辛亥，以融为太府卿。

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简其骁勇者升为上军，而命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阙下。由是犷悍之士皆隶禁籍矣。又惩唐以来藩镇之弊，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边城，使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自是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皆赵普之谋也。

周检校太尉、淮南节度使沧人李重进，周太祖甥也，始与帝俱事世宗，分掌兵柄，以帝英武，心惮之。恭帝嗣位，重进出镇扬州。及帝自立，命韩令坤代重进。重进请入朝，帝赐诏止之，重进愈不自安。

李筠举兵泽潞，重进遣其亲吏翟守珣间行与筠相结。守珣潜求见帝，言重进阴怀异志。帝厚赐守珣，使说重进稍缓其谋，无令二凶并作。守珣归，劝重进未可轻发，重进信之。

帝既平泽潞，随欲经略淮南，徙重进为平卢节度使，又遣六宅使陈思海赍铁券往赐，以慰安之。重进自以周室懿亲，恐不得全，遂拘思海，治城缮兵。遣人求援于南唐，南唐主不敢纳。帝闻重进举兵，命石守信为扬州行营都部署，兼知扬州行府事，王审琦为副，李处耘为都监，宋延渥为都排陈使，帅禁兵讨之。

晋州言：“兵马钤辖荆罕儒领千余骑抵北汉汾州城下，焚其草市而还。夕次京土原，北汉主遣大将郝贵超领万众来袭。黎明及之，罕儒遣都监阎彦进分兵以御。罕儒锦袍裹甲，据胡床飧士，方割羊臂臠以食，闻彦进小却，即上马麾兵，径犯其锋。北汉人横戈春之，罕儒坠马，被获犹格斗，手杀十余人，乃遇害。北汉主素畏其勇，欲生致罕儒，及闻其死，求杀罕儒者戮之。”帝闻罕儒战歿，痛悼不已，擢其子守勋为西京武德副使；责将校不用命者，黜二人，斩二十九人。罕儒轻财好施，勇而善战，常欲削平太原，志未果而及于败，人皆惜之。

○京土原，当作土京原，在孝义县西，故侨郡也。

帝问赵普以扬州事宜，普曰：“李重进凭恃长淮，缮修孤垒，外绝救援，内乏资粮，宜速取之。”帝是其言。丁亥，下诏亲征，以光义为大内都部署，吴廷祚权东京留守，吕余庆副之。

十月，庚寅，帝发京师，百官六军并乘舟东下。甲辰，次泗州，舍舟登陆，命诸将鼓行而前。十一月，丁未，次扬州城下，即日拔之。初，城将陷，左右劝杀陈思海，重进曰：“吾方举族将赴

火死，杀此何益！”即纵火自焚，思海亦为其党所害。帝入城，戮同谋者数百人。重进兄重兴，初闻其拒命即自杀，弟重赞及其子延福，并死于市。帝购得翟守珣，补殿直，俄迁供奉官。赈扬州城中民，人米一斛，十岁以下半之。胁隶为军者，赐衣履遣还。诏重进家属、部曲并释罪。

南唐主遣左仆射江都严续来犒师，庚申，复遣其子蒋国公从鉴、户部尚书新安冯延鲁来会宴，帝厉色谓延鲁曰：“汝国主何故与吾叛臣交通？”延鲁曰：“陛下徒知其交通，不知预其谋反。”帝诘其故，延鲁曰：“重进使者馆于臣家，国主令人语之曰：‘大丈夫失意而反，世亦有之，但时不可耳。方中朝受禅之初，人心未定，上党作乱，君不以此时反，今人心已定，乃欲以数千乌合之众抗天下精兵，借使韩、白复生，必无成理；虽有兵食，不敢相资。’重进卒以失援而败。”帝曰：“虽然，诸将皆劝吾乘胜济江，何如？”延鲁曰：“重进自谓雄杰无与敌者，神武一临，败不旋踵。况小国，其能抗天威乎！然亦有可虑者，本国侍卫数万，皆先主亲兵，誓同生死，陛下能弃数万之众与之血战，则可矣。且大江天堑，风涛不测，苟进未克城，退乏粮道，事亦可虞。”帝笑曰：“聊戏卿耳，岂听卿游说耶！”

帝使诸军习战于迎銮，南唐主惧甚；其小臣杜著、薛良来奔，且献平南策，帝恶其不忠，命斩著于下蜀市，良配隶庐州牙校，南唐主乃少安；终以国境蹙弱，遂决迁都之计。

乙丑，命宣徽北院使李处耘权知扬州。时扬州兵火之余，阖境凋敝，处耘勤于抚绥，轻徭薄赋，扬州遂安。

○迎銮，今仪真县。下蜀，在句容北。

二年

是春，令长吏课民种植，每县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种杂木百，每岁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男女十岁以上，人种韭一畦，阔一步，长十步。无井者，邻伍为凿之。令佐以春秋巡视其数；秩满赴调，有司第其课而为之殿最。又诏：“自今民有逃亡者，本州具户籍顷亩以闻，即檢視之，勿使亲邻代输其租。”

诏检田使、给事中常准夺两官。先是馆陶民郭贇，诣阙诉检田不均，诏令他县官案视，所隐顷亩皆实。帝怒，责准；本县令程迪，决杖流海岛。

初，帝既克李筠及李重进，一日，召赵普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时石守信、王审琦皆帝故人，各典禁卫。普数言于帝，请授以他职，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万一军伍作孽，彼亦不得自由耳。”帝悟，于是召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高枕卧也。”守信等请其故，帝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下已定，谁敢复有异心！”帝曰：“卿等固然，设麾下有欲富贵者，

一旦以黄袍加汝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结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谢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

明日，皆称疾请罢。帝从之，赏赉甚厚。以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独守信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

○郢州天平军，今东平州。宋州归德军，今归德府。寿州忠正军，今寿州。

女真国遣使贡名马。女真之先，居古肃慎地，元魏时号勿吉，至隋，改号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两部，后粟末盛强，号渤海国，黑水因役属之。五代时，辽尽取渤海之地，黑水部民居混同江之南者，系籍于辽，号熟女真；居江之北者，不系籍于辽，号生女真。至是以马入贡。诏蠲登州沙门岛居民租赋，令专治舟船渡所贡马。

○女真，今宁古塔地，在混同江南。黑水，今黑龙江，在混同江北。沙门岛，在蓬莱县西北海中。

西山巡检使郭进败北汉军于汾西，获马、牛、驴数千计。进威令严肃，帝每遣戍卒，必谕之曰：“汝辈谨奉法，我犹贷汝，郭进杀汝矣。”尝有军校诬讼进不法事，帝诘知其情，送进，令杀之。

会北汉来寇，进语其人曰：“汝敢论吾，信有胆气。今贲汝罪，汝能掩杀敌兵，当即荐汝。”其人踊跃赴战，大捷，进具其事送之于朝，请赏以官，帝曰：“尔诬害我忠良，此才可赎罪耳。”命以其人还之，进复请曰：“使臣失信，则不能用人矣。”帝乃从之。

○郭进驻广平府，宋曰洺州。

三年

命淮南道官吏发仓廩以赈饥民。初，户部郎中沈义伦使吴越归，言：“扬、泗饥民多死。郡中军储尚百余万，可贷民，至秋，乃收新粟。”沮之者曰：“若岁荐饥，将无所取偿，孰执其咎？”帝以诘义伦，对曰：“国家以廩粟济民，自宜感召和气，立致丰稔，宁复忧水旱耶！”帝悦，故有是命。

控鹤右厢都指挥使尹勋，配隶许州为教练使。勋督浚五丈渠，陈留丁夫夜溃，勋擅斩其队长十余人，又追获亡者七十余人，皆馘其左耳。有诣阙伸冤者，兵部尚书李涛卧病家居，力疾草奏，乞斩勋以谢百姓。涛家人曰：“公久病宜自爱，朝廷事姑置之。”涛愤然曰：“死者人之常，吾岂能免！但我掌兵柄，军校无辜杀人，岂得不论！”帝览其奏，嘉之。

○五丈河，古南济遗迹，周时浚之，以入汴水，其广五丈，故名。

以赵赞为彰武节度使，别受密旨，许便宜行事。赞将至延州，乃分置步骑，前后络绎，林莽之中，远见旌旗，羌、浑迎者莫测其数，无不畏服。赞，延寿子也。帝注意谋帅，既命赞屯延州，又

命董遵海守环州，王彦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以备西夏。李汉超屯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以拒契丹。又以郭进控西山，武守琪戍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勋镇昭义，以御太原。诸臣家族在京者，抚之甚厚；郡中管榷之利悉与之，恣其图回贸易，免所过征租。由是边臣皆富于财，得以养募死士，使为间谍，洞知敌情，每入边，必能先知预备，设伏掩击。自此累年无西北之虞，得以尽力东南，取荆、湖、川、广、吴、越之地。

○延州彰武军，今延安府。环州，今环县。原州，今固原州。关南，今雄县南。瀛州，今河间。棣州，今武定府。

武平节度使兼中书令周行逢疾革，召将吏属其子保权曰：“衡州刺史张文表，与吾同起陇亩，以不得行军司马，志常快快，吾死，必为乱，当令杨师璠讨之。”行逢薨，保权领军务，时年十一。

张文表闻周保权立，怒曰：“我与行逢俱起微贱，立功名，安能北面事小儿乎！”会保权遣兵更戍永州，路出衡阳，文表遂驱以叛，伪缟素，若将奔丧武陵者。过潭州时，行军司马廖简知留后，素轻文表，不为之备，方宴饮，外白文表兵至，简殊不介意，谓四座曰：“文表至则成擒，何足虑也！”饮笑如故。俄而文表率众径入府中，简不能执弓，但箕踞大骂，遂遇害。文表取其印绶，自称权留后，具表以闻。保权即命杨师璠悉众讨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泣下。师璠亦泣，顾谓其众曰：“汝见郎君乎，未成人而贤若此！”军士皆奋。保权又乞师荆南，且来求援。文表亦上疏自理。

○朗州武平军，今常德府。潭州，长沙府也。